

一世情缘

孔启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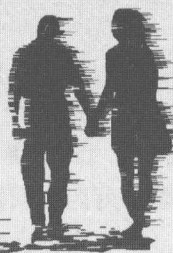
著

触摸这个时代所缺失的——
比如爱情，比如信赖，比如
包容，比如信仰……

2047.57
2014186

P1

一世情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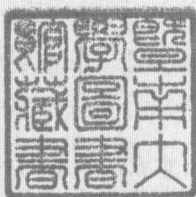


谨以此书，献给我爱过的和爱过我的女人们！

尤其献给我孩子的后娘！

——作者

孔启秀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世情缘 / 孔启秀著. —广州: 羊城晚报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543-0083-1

I. ①一… II. ①孔…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5183号

一世情缘

Yishi Qingyuan

责任编辑 喻 彬

特约编辑 刘文娟 祝叶芝

责任技编 张广生

装帧设计 友间文化

责任校对 雷小留

出版发行 羊城晚报出版社(广州市东风东路733号 邮编: 510085)

网址: www.ycwb-press.com

发行部电话: (020) 87133824

出版人 吴 江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24.25 字数430千

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3-0083-1/I·166

定 价 39.8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而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自序

伴客寻芳遍陡崖，牡丹芍药斗荣华。

春来春去空忙蝶，秋雨秋风卷落花。

这是本书主人公孟凡即兴赋诗的自我写照。爱情与婚姻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本书主人公孟凡的命运坎坷多舛，经历了半个世纪离奇曲折的爱情、婚姻悲剧，最后看破红尘遁入空门。

向往美好和幸福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夙愿。谁不渴望少小青梅竹马，晚年相扶偕老，共享桑榆暮景、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而纵观孟凡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和跋涉的苦难历程，留给我们的除了柔肠百结，还有无尽的思索。正如美学家朱光潜所言：“悲剧在哀悼肉体失败的同时，庆祝精神的胜利。”

多年前，我就开始构思这部小说，其间无数次动笔又搁笔，几经辗转，颠沛流离，种种血泪，自不必细叙。但经年磨难，愈近暮年，愈使我看到生命与希望之同在。这希望既来自人类一种生生不灭的力量，也来自世间永恒传递的温暖。

2012年春节，我30多年前的学生魏文革——广州同心教育集团董事长前来探望，言谈间得知我从教一生，竟未入编制，以至晚年无退休金，更无任何养老保险，十分讶异。知晓我这部《一世情缘》，消耗了我大半辈子的光阴，却无力出版，更是感慨，当即表示要资助我出版这部书，偿我毕生夙愿。真是平生桃李遍天下，蜡炬成灰泪始干。我终于可以值得欣慰的是：昔日莘莘学子，今日成了广东民营企业企业家。作为老师，我为他的辉煌人生感到自豪和荣耀，他不但生活上给予了我极大帮助，并且在精神上给我带来了无比的鼓励。

小说《一世情缘》的创作虽未能尽善尽美，但其令人柔肠寸断、

余韵缭绕的故事文本，就像一面神奇的镜子，从中能透视世道人心和命运沉浮，能从其中得到某些经验和教训。对于今天的年轻读者，小说历史背景也许有些陌生，但是这个民族从贫瘠中走来时所历经的曲折、跌撞，创伤和阵痛，相信每一颗探索真理、追求真善美的心灵都可以领略到。

则我一生之牵挂，之期盼，至此即可尘埃落定矣！

命运无情，人间有爱。不但魏文革先生能在百忙之中，千里而来，怀着一颗真诚之心，为我实现平生夙愿，更有录入人员刘文娟根据我一大摞密密麻麻的手写稿录入成电子版，历时一月余，洋洋40多万字。《一世情缘》初稿经刘文娟和青年记者祝叶芝编辑、校对、删减、修正，再稿又经羊城晚报出版社喻彬先生不吝赐教，其间每一步的迈出都渗透了每一个文字工作者的辛勤劳动，这是我，一个孤独的文学追梦者所获得的最大荣幸。

值此《一世情缘》付梓之际，我谨以此序，向关心、支持、帮助我的魏文革先生、刘文娟女士、祝叶芝小姐以及羊城晚报出版社全体工作人员一并致谢！

作者于2013年9月于孝感寒舍



目录

第一章	青梅竹马·孟凡与吴钗	001
第二章	包办婚姻·孟凡与孙英	013
第三章	如此多情·孟凡与祝秀	037
第四章	才艺佳人·孟凡与李二姐	063
第五章	节外生枝·孟凡与梅娟	077
第六章	爱到悬崖·孟凡与白莲	093
第七章	是是非非·孟凡与吴钗	109
第八章	家破人亡·四清与孙英	121
第九章	选谷择米·孟凡与黄琼	135
第十章	孟失荆州	1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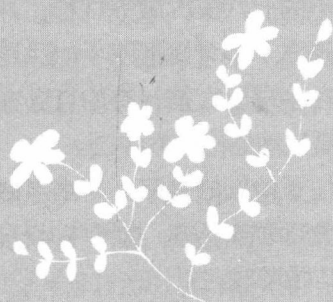
目录

第十一章	特色包办	169
第十二章	八十三天·孟凡与陈凤	205
第十三章	不速之花·孟凡与胡紫花	221
第十四章	为你而归·孟凡与柳芳	231
第十五章	道义夫妻·孟凡与柳珍	243
第十六章	错怪女人·孟凡与周玲	319
第十七章	离情别恋·孟凡与冯倩	341
第十八章	双人空门·孟凡与张桂	351

第一章

青梅竹马

◎ 孟凡与吴钗



沁园春

软甸绵绵，牛羊万状，锦簇繁花，看蝶飞蜂，童心绽放。天开彩账，地设罗床，儿戏鸳鸯。

临河搏击，横淌湍流黑马殃。牧女溺，小龙衔翠玉，赶走无常。

田园如此清香，月老笑无心促凤凰。

绿波沉鲤跃，交翔比目。衣连薯洞，险近荒唐。

吴孟情浓，青梅竹马，旧锁封枷两断肠。

恨天甲，北方壬癸水，

冲垮西厢。

“棉条打破罗，鸭蛋滚上坡，板凳爬上墙，小孩入洞房。”

这怪事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鄂东环川县小东门外的环坝村。

这年初夏，农忙时节，环坝村一片盎然生机。莺飞草长，绿树成荫，鸟唱枝头，鸡鸭觅食，猪崽拱土，炊烟缭绕，笑语声声。学馆书声琅琅，田间人影繁忙。劳动歌声此起彼伏，蛙鸣犬吠，时高时低，忽儿一队放牛儿冒出村头，膘肥体壮的大水牛缓缓地向放牛场走去。

牧童们大的不过十岁，小的七八岁，破笠烂衫，补丁层层，衣裤不整，大多都有一套骑牛的本领。有的单腿立于牛背侧展双手如凤凰亮翅，有的仰躺在牛背前后滚动，似鸽子翻身。有的坐在牛项上吹笛，有的直卧在牛背上浅唱牧歌。他们像马戏团的杂技演员，构成了一幅生动绝伦的放牛图。

快近牧场，一条大河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河水半枯，牛儿横蹚过去，一上岸坡就是广袤无垠的大草原。牧童们滚鞍下马，抛开牛儿任其放牧。

环坝村的牧童们正在玩结婚游戏。

儿伢孟彪大，女伢吴钗大。孟彪出了个新点子：“孟凡、颜东，我们玩结婚游戏好吗？”

九岁的冬英活泼爽朗，她举起双手赞成说：“好！玩结婚游戏，好过瘾。”

比较老成的吴钗扯着冬英的长头发嗔怪地说：“真不怕丑，玩结婚游戏，想当新娘子啦？”

冬英满不在意地说：“又不是真结婚！当然是女伢当新娘子呀。”

“抓阄吧，现在我来做阄，谁抓着长阄，谁就做新郎、新娘。”孟彪说着就随手掐断蒿梗握在手中。

小翠翠怕当新娘子，小手合十学着大人模样祷告：“观音菩萨保佑我不抓着长阄呀。”

冬英拍拍小翠翠说：“别怕！你抓了长阄，我代你当新娘子。”

“现在开始抓吧。我左手是男，右手是女。”孟彪举起双手，大家各抓一根，亮开一看，是孟凡与吴钗抓了长阄。

“哈哈，孟凡和吴钗抓了长阄，你们是天生一对呀！”

孩子们高兴地跳跃鼓掌。

孟凡与吴钗相对伸了一下舌头。

冬英俏皮地说：“钗姐，你和孟凡结婚不后悔吧？哈哈！”

吴钗硬着头皮说：“那我就和孟凡结婚吧。”

“孟凡，恭喜你当新郎官了。”小芹拍拍孟凡说。

“这次不算，孟彪做了手脚，要重新抓阄。”孟凡说。

“别赖了，谁抓着谁就是。”颜冬强调说。

孟彪说：“不能反悔！现在开始结婚……”

孟彪安排迎亲队，化妆打扮新郎新娘，吴钗满头插上各色野花，孟凡也胸佩花朵，孟彪当礼宾先生：“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进入洞房……”

日上中天，牧童们该回家了。孟彪吆喝着：“孟凡吴钗，大家牵牛回家呀！”

“走，回家吃午饭去喽。”大家各自找到牛儿集合，向家行走，一到河边惊呆了。

“孟凡，河里涨水了，牛儿蹚不过去了呀！”孟彪急了。

“这水看起来还要上涨了，赶快抢过河去。”孟凡说。

农村孩子不论男女都是胆大，多会游泳，偏吴钗、冬英、小芹不会，她苦着脸向孟凡求援。

孟凡一向比较老成，摸摸后脑勺，顷刻就有主意：“让我想想……有了，你们三个不会游泳，这样吧，孟彪你带吴梅，颜东你带小芹，我带钗姐，一头牛驮两个人过河。大家把干衣服托头上，一起行动，互相照应。”

“哗啦，哗啦……”在孟凡的指挥下，二十多头牛下河了。牛儿顺着水的流向，斜向对岸游去，像一群灰黑色的鹅。

游到河中央，牛背沉入水里，只有牛头在水面上呼吸。牧童们站在牛背上，河水浸到了腰部。

吴钗孟凡的牛儿沉得最深，吴钗发抖了：“孟凡，水到我胸口了，我怕呀！”

“钗姐，别怕，你箍住我的脖子。我的牛儿小，驮两个人有点吃力。但它头还在水面上就不怕。”

“孟凡，小心呐！”孟彪关切地叫嚷。

“已过河中心了。”孟凡壮着胆子回答。

此时孟凡的牛儿非常吃力，几乎只有鼻子在水面上直冒粗气。

“牛老兄，坚持呀，快到对岸了！”

吴钗哆嗦着说：“孟凡，牛儿听得懂你的话吗？”

“听得懂，它有那么大的一对耳朵嘛。”

吴钗也对牛说：“牛哥，坚持游吧，我回去就用黄豆泡给你吃，报答你！”

孟凡的牛儿终于踩上了河床。忽然扑通一声，孟凡和吴钗滚到河里去了。

孟凡浮出水面，见吴钗在下游十来米处忽沉忽浮，两手乱划拉：“孟……凡……救……我……”

孟凡奋力划过去，托起吴钗顺水流去。

“快，孟凡、吴钗落水了，快救他们。”大家一齐跳入河中，组成一条横线，人拉人手拉手，把孟凡吴钗拉上了岸。

只见吴钗面白唇乌，眼闭发乱，软塌塌不省人事。

“钗姐，醒醒呀，钗姐……”牧童们吓哭了。

孟凡喘着气试吴钗的气息，急让吴钗吐些口水进行人工急救，用口接气，好在时间不长，肚里进水不多，气温不冷，不大一会，她慢慢苏醒过来了。

“钗姐，你醒了，钗姐……”几个人哭着喊着。

“孟凡，我……还……活……着……”

冬英忙说：“钗姐，你没事了，是孟凡救了你。”

“谢谢……孟凡。”

“钗姐，是大家救了你。”

“谢谢，大家……”

“冬英吴梅，你们几个扶起钗姐，把你们的干衣服去坡坎里给她换上，大家把衣服晾干了，再回家去。”孟凡吩咐。

“钗姐，快去换衣服。”孟彪说。

一会，吴钗换好了衣服，小芹说：“钗姐，好在孟凡会水性，托住了你，大家一起拉上了岸。”

翠翠说：“孟凡还懂得急救法，让你吐出了一些水来哩。”

冬英也贴在吴钗耳边说：“孟凡给你做人工呼吸，你才醒过来了。”

“那么他……”吴钗脸上飞起一朵红云。

“钗姐，他是为了救你。”冬英强调说。

“我知道……”吴钗一想到孟凡曾与自己口对口呼吸，不由心发慌，脸发烧，又害臊又感激。

孟凡说：“好了，钗姐没事了，衣也晾干了，该回去了，今天的事，大家回去

都别说，免得大人们担心，知道吗？”

“知道了，保证不说出去。”

一场有惊无险的事故留在了牧童们的心中。

又一年的七月秋老虎，吴钗十一岁，孟凡偶尔代二姐放牛，吴钗老上门约孟凡一块放牛，似乎形影不离，秤杆秤砣，不能分开。

孟凡上了两年学了，吴钗常找孟凡探消息，她有一桩心事要孟凡帮忙。

这个晚上，吴钗约孟凡在黑小巷里吐心事。

“钗姐，你好像不高兴？”

“是呀，我不好开口。”

“你说吧，我们是放牛朋友，有什么不好说呢？”

“孟凡，那时你救了我一条命，只怪我不会游泳，如今你上了学，我还得放一年牛，我想学游泳，我怕像上回那样差点淹死了。”

“好啊！”

“孟凡，你说得轻巧，我自个儿能学吗？”

“叫冬英教你嘛。”

“不，她太骄傲。”

“那谁教合适呀？孟彪、颜东行吗？”

“不行。”

“那谁呢？”

“嗨，别装糊涂了，为什么我来找你呢？”

“姐，你要我教？不行，不行！”

“害什么羞呀，你都和我对过嘴了……”

“那是救你，才这样。”

“反正我只找你，今天正好不上学，10点钟五担塘见。”

孟凡犹豫了一会，说：“那好吧，五担塘见。”

……

五担塘是个秀美而幽静的好地方，偏僻，优雅，安静，水面辽阔，泛起微波。承天然之水注，乃天工之清澈。塘边芦苇摇曳，白絮如雪花飞扬。兰草丛从莲枝珠伞排列，几点荷花绽开像美女张开的笑容。两行垂柳如仙子乌亮的青丝。绿萍聚角，几只黄鸭逗游，波光粼粼；一对白鹅戏水，东立一株碧松，枝高叶茂，西有几棵紫竹凤尾朝天。

吴钗早早来到五担塘，徘徊在松树周围，时不时地张望。11岁的她，已似春天的樱桃，有几分花枝妖俏了。一张蛋形脸儿，一头青丝垂肩，弯弯刘海压蛾眉，绿

裤、红袜、绣鞋，樱桃嘴儿，银牙细白。微风吹拂过女孩轻柔的衣衫角，似也在焦急地等待。

孟凡迟迟没有到来。她忍不住嘀咕起来：“好你个孟凡，不守信用，要是负约，我不会放过你……”她一会儿搓手，一会咬手绢，一会搓纸扇，在树边来回走动，不时扶着树干，双目远眺。

十岁的孟凡同吴钗一样，自幼聪颖过人，爱听打鼓说书，爱整洁。他这天吃过早饭，略加修饰一番，就向五担塘走去。只见他头戴一顶白色麦草帽，上穿白洋布衬衣，内穿粉红色汗衫，下穿镶了红边的白裤，足穿白色回力鞋。他酷爱白色，也许是受了白袍小将的影响，他像一只小白兔穿行在庄稼丛间的小道上。各色烂漫的棉花，节节高的芝麻形成两道屏障，穿过茂密的玉米地，插过一片稻田，踮脚一望，只见吴钗在大树周围来回走动，搓手踮足，神态急切。他蹑手蹑脚地摸到她的身后，冷不防以手捂住吴钗的眼睛，无声而笑。

吴钗拨开孟凡的手：“孟凡，快松开手。”

“哈哈，你知道是我？等急了吧？”

“那还用说？我以为你不来了哩！”吴钗亲昵地打了一下孟凡的手。

“怎么会呢？男子汉说话算话嘛！”

孟凡脱去外衣，裸着上身，仅穿小内裤，像跳水运动员一样跳进水里，一个猛子扎到远处，才露出头。

“孟凡，你咋一下跑那远了？”吴钗惊奇地张大眼睛。

“这算什么，我一口气可游50米，你快下来呀！”

“就这样下去行吗？”吴钗抱紧身子说。

“不行，穿着衣服在水里，裹住了手脚，必须只穿内裤和肚兜才行。

“那，你……”吴钗脸上一红，说不下去了。

“我么样？”

“你转过身去。”

“哦，哦，好，我转身闭上眼睛。”孟凡一咕噜钻入水里。

吴钗脱去外衣，勒紧肚兜，仅穿短裤头。她像白露踏水，轻盈地走近水边，一咬薄唇，蹲入水中，直如青水浴白莲。她闭了闭眼，以手臂试水清凉，然后学孟凡闷入水中，又伸出头部，双手抹着头发上的水珠，叫道：“孟凡，你转过身来，看我像什么模样儿？”

孟凡这才转身一看，大声说：“钗姐，你真好看！”

“我看你在水里更好看。”

“姐真会夸人！”孟凡高兴地笑。

他们在一块儿蹲在水中。

“你看，把双手平伸，你伏在我的手上，两手划水，两足扳动，这叫打爬鼓囚。”

吴钗伏上孟凡的手臂学了起来。渐渐地，孟凡松了手，吴钗也能浮在水面了。

就这样经过反复练习，吴钗终于学会了游泳。两人并肩绕五担塘游了一圈又一圈，嬉水声、欢笑声惊起黄鸭扑水，白鹅鸣叫。

“孟凡，你对我真好！没想到跟你学游泳这样容易。”

“时间不早了，得回家了。”孟凡提醒。

吴钗迅速上岸换衣。两个人拧干了衣服晾起，并坐一块，谈笑起来。

吴钗头靠在孟凡的肩上说：“那一天，不是你救了我，我早就没命了，差点被阎王婆婆弄去当丫鬟了。”

“这点小事算个啥？对了，我教你游泳要保密哦。”

“我会的。”吴钗信心百倍。忽然她发现了孟凡的衣服上有个小破洞，掐了一下。

“哎呀，你干吗掐我呀？”

“怎么这儿破了？”

“是大人的烟头烙破的。”

“让你妈补上呀。”

“我妈呀，没日没夜忙农活，顾不上。”

“明天我给你补上，爹妈这么辛苦也是为了你。”

“其实我不想他们那么辛苦，好儿不要爷田地，好女不要嫁妆衣嘛！”

“话是这么说，你的爹妈四十多岁才盼到你这么个儿子。”

“姐，你也是你家的独生女呀！”

“孟凡，我们的爹妈都相处得很好，你就做我的弟弟吧？”

“好啊。”

一年后，吴钗结束了放牛生涯，成天学女工，专事纺纱织布。她个儿长高了，常爱穿一身红布衫紧贴身，一根蓝头绳绾住满头乌发，左侧头上一只红发卡，翘起一对蝴蝶，说不出的活泼可爱。她一边纺线，一边回想与孟凡在一起的儿童生活：放牛场上互拜天地，人工急救口含口，五担塘里学游泳，那些个场面就在眼前。不知为什么，几个月不见孟凡，像掉了一件瑰宝，心里空荡荡的。

吴钗停下纺车，起身出门，反扣门环，向私塾学馆走去。接近学馆，她犹豫了：“学生多，先生严，可怎么才好呢？”

她猫腰瞅了一眼，幸好孟凡正坐窗口，摇头晃脑，哇哇啦啦在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吴钗贴墙斜身窥了一眼，正好孟凡眼神与之相碰，她双手做了个吃饭状，孟凡点头会意。吴钗高兴而归。

学馆放午学，孟凡背着书包，一溜烟往吴钗家里跑。吴钗正在厨房做菜。“钗姐，我来了。”

“孟凡。”吴钗转身拥住孟凡，不顾灶火烧红了铁锅。

“姐，锅快烧破了。”

吴钗松开手：“哎呀，快去把火打熄！”吴钗放油进锅，孟凡压住火头。

“姐，叔、婶下地干活了？”

“是呀，快回吃午饭了。”

“我还是回去吃吧，怕叔、婶不高兴的。”

“不行，我特买的好菜待你的，我爸妈特喜欢你，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

“钗儿，饭做好了吗？”正说着，吴钗父母进了门。

“爸爸，妈妈，你们看，孟凡来了。”

“哎呀，我的凡儿稀客呀！”吴父说。

孟凡忙行礼鞠躬：“叔、婶好。”

吴母一把抱住孟凡抚着：“好凡儿，不必礼数。让婶婶好好看看你，几个月没看你，婶这儿想疼了哩！”

“是呀凡儿，虽说住在一湾，可湾南湾北两三里远，你一上学就很少见面了。”吴父拍拍孟凡说。

“叔，婶，侄儿我以后会经常来看望你们。”

“那感情好，钗儿，多做几个菜。”

吴钗笑了：“妈，我知道，这鱼肉都做好了，孟凡快帮帮我吧。”

“嗯。”两个大孩子忙进忙出，排满了一大桌。

四个人围起吃饭，吴母夹起一块肉送在孟凡口内说：“凡儿吃块肉，补补身体，读书需要营养。”

“谢谢婶婶。”

“凡儿，用鸡蛋泡饭吃，鸡蛋可养心润肺，读书用心，养心重要。”吴父用勺舀在孟凡饭上。

“叔叔，我自己来吧。”

“孟凡，这油炸黄瓜仔鱼又香又脆，又有营养，多吃点。”吴钗夹了几条给孟凡。

这一家子对孟凡爱护有加。

吴母发自内心的说：“凡儿你以后天天来，吃午饭省得来回多跑一趟。”

“谢谢婶婶的爱护，要是天气不好，我就来吃饭。赶上好天气，我跑一趟也不吃力。”

吴父发自肺腑地说：“凡儿呀，叔、婶特喜欢你，就当我的半个儿子吧。”

“谢谢叔叔的一片爱心，我一定把你们当亲生父母。”

“凡儿这句话说得姑娘的心坎上了。你父母只有一个么儿子，我两老只有你钗姐一个独生女，你们要能相依相伴，婶我多高兴！”

吴钗听了抿着嘴儿笑，孟凡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这一顿饭，他们吃得香甜，饭后吴父母又要去干活。孟凡追出来：

“叔，婶，悠着点，不要太劳累了。”

“看看，我们的凡儿，读书人说话好贴人心呐，好儿子。”吴母抱着凡儿，吻了一下孟凡的脸蛋。吴钗在一旁看着，心里泛起一丝甜意。

吴父母走了，孟凡向吴钗告辞：“姐，多谢了。我上学去了。”

“慢，等等。”吴钗拿出几个咸鸭蛋，塞在孟凡的书包里。

“姐，留给爹妈吃吧。”

“我家多的是，我特为你煮熟的。”

“那我走了。”孟凡握着鸭蛋，心头阵阵暖意。

“去吧。”吴钗又推又拉地送着孟凡去上学。孟凡几次回头看了几眼。

吴钗父母下地干活，一起唠上了：“孩子他妈，今个儿女儿把孟凡叫家里来吃饭，从两个孩子的表情上，我看有点文章。”

“孩子他爸，我想要是他们能结伴该有多好！两个孩子看来都一般俊，你看他们那个眼神，那个微笑……孩子大了，该我们老人操心了啊。”

“不知孟凡定了亲没有？”

“他是个干贵子，定亲听说慎重得很，还没呐。”

“孩子他妈，从今天起，我们要留心探听虚实，好定下女儿的终身大事。”

“姻缘天注定吧。”

……

吴钗用心良苦，一席午饭，收获多多。一深化了同孟凡的感情，二摸清了父母的心态。尽管如此，还未达目的。她寻思：“孟凡和我虽说心心相印，不过没有八帖定亲，就是水面上的浮萍，飘浮不定。我得向孟凡挑明，要他父母向我家提亲，才能完成心愿……”

第二天一大早，吴钗就在路上等孟凡。她知孟凡读书特专心，上早学总是头一个。她老早就在巷子里躲避闲人以防耳目。

孟凡果然一早上学，吴钗猛的跳出来，拦住他。

“钗姐，你这么早啊。”

“我是有话跟你说。”

“嗯，你说。”

“这事吧，不是三言两语说完了事的。”

“到底是啥事？”

“总之，很重要，很重要。晚上我在郊外菜园地等你，再讲。”吴钗一脸郑重其事。

“好的，姐。”

郊外菜园地离村一里，各样蔬菜十分茂盛。篱笆牢固，葛藤缠绕，树叶遮月，梓竹放香，柿饼南瓜枕头冬瓜一个个像胖娃娃睡在地炕上。长丝瓜、银葫芦像小猕猴挂在半空中。豇豆披绿衣，番茄穿红袍，韭菜、萝卜样样有，家家餐桌家肴香。满园夜色朦胧，一轮明月上天空。

夜谧人静，吴钗、孟凡。还是吴钗先打开话匣子：

“孟凡，那一顿饭吃得高兴吗？”

“钗姐，你真会做菜，色、味俱佳，香甜可口。到今天那余香美味还留在口里，比我家过年还丰盛。”

“你家不是小殷实户吗？”

“嘿，我家呀，餐餐是大碗小钵摆一满桌，两姓打架不分高下，一个姓豆，一个姓萝。”

“怎么个姓豆？我不懂。”

“我数给你听：像霉酱豆、臭豆腐、豆渣、豆渣皮、压黄豆、炒黄豆等等，就姓豆。”

“还有几多姓罗呀？”

“如压萝卜、开萝卜、萝卜丝、萝卜块、咸萝卜等，只有逢年过节，才有小鱼细虾渣，肉丁豆腐汤。”

“为嘛净吃这个？”

“我爸妈就一根筋想买田，他们不想想一句俗语，叫‘千年田地八百主，十年兴败许多人’。没有穷人穷到老，没有富人富一生。”

“好了，我要问你，那天我爸说的话你记得吗？”

“哪一句？”

“就是，就是那个半，你想想……”

“哦，半个儿子？”

“对对，就是这一句。”